

第一章 學生會偵探社，出動！

午夜時分，一輪圓月懸在高空，半山腰的一塊空地上，火光閃爍。

跪在火堆前，她一張一張將紙錢投進火中，火光映在她臉上，淚水從眼中滑落，很快便泣不成聲。

「何時，才能等到你回來……」她一聲一聲喚著，伴著陣陣哭聲迴盪在夜空，異常揪心。

手上的紙錢越來越少，幾絲火星和灰燼翩然飛走，她將最後一張緩緩放到火上，火苗突然像是自有意識的竄了起來，順著手臂瞬間將她整個人吞噬了一

猛地睜開眼，張道陵從夢中驚醒，只見四周一片黑暗，敞開的窗戶讓窗簾被微微撩起，窗外萬籟俱寂，靜得連蟲鳴也沒有。

片刻之後，他回過神，緩緩從床上坐了起來，扶著額頭輕聲嘆息。

又是妳……

「沈晴弘？沈晴弘！」

「啊？」沈晴弘猛然抬起頭，茫然的左右看了看，嘴角還掛著一絲可疑的液體，最後看向坐在他前面的男生。

「課都結束了你還要睡到什麼時候？」男生推了推鼻梁上厚厚的眼鏡，一副訓導主任的語氣。

下課了？沈晴弘皺了皺眉，揉著眼睛嘀咕，「我睡這麼久啊……」

「你怎麼了？身體不舒服？」

「沒事，」他伸了個懶腰，「就是昨天晚上沒睡好。」

「我怎麼覺得你這個月就沒有睡好的時候。」

沈晴弘乾笑了一聲，他怎麼能說他白天上課，放學之後去學生會打雜，幹完活還得去校長室伺候那該死的商節風！

別想歪，就是給他當寵物而已……不，比寵物還不如。

別人的寵物都是好吃好喝平時負責撒嬌逗主人開心就行，他是不懂得逗商節風開心，還得像僕人一樣好吃好喝伺候他！

整理好背包，和其他開開心心去參加社團活動的同學不一樣，沈晴弘邁著沉重的步伐來到學生會，敲了兩下門之後，推門進去了。

「大家好……」一進門他就感覺到了不同。

除了周利信仍舊坐在辦公桌前，一向很少這麼早出現的祁紹正在和人下國際象棋，身上穿著運動服，頭髮還是半濕的，髮梢微微翹起，顯然是剛結束游泳社訓練。

而坐在祁紹對面的人沈晴弘以前在學生會從沒見過，杜遙則站在一旁看著他們，陽光灑在他身後，彷彿下一秒就會長出翅膀……

察覺到有人來了，杜遙抬頭，看著沈晴弘微微一笑，見他目光停留在面前的人身上，說：「小弘還沒見過劉景吧？這位也是學生會的成員，不過平時比較忙，不經常露面。」

沈晴弘有點好奇地打量著那人，點點頭說：「你好，我是沈晴弘。」

「劉景。」對方朝他微微一點頭，沒什麼表情，自我介紹完後便不再說話，專心於眼前的棋局。

沈晴弘也覺得不要打攬他們下棋的好，乖乖站到一旁觀賽。

沒多久，劉景抬手看了一眼錶，「時間到了。」

祁紹一聳肩，「看來又分不出勝負了。」

劉景幾不可見地揚了一下嘴角，轉頭向杜遙和沈晴弘微微一點頭，又看向周利信。

周利信從厚厚的報告中抬起頭，朝他點了一下頭，兩人相視一笑，無形中好像達成了什麼協議。

沈晴弘看不懂這幾個人之間的「暗號」，覺得有點可惜，那好像是他還沒能進入的一個世界。

劉景站起來，說了聲，「我先走了。」

祁紹搖搖手。

經過沈晴弘身邊時，劉景朝他微微一笑，沈晴弘頓時有一絲受寵若驚。祁紹看著棋局，問杜遙，「我覺得這局我應該能贏他，你覺得呢？」杜遙看了他一眼，微微一笑沒說話。

沈晴弘走過來問：「剛才那位……」

以為他是介意劉景的話少，祁紹笑著說：「他一向沉默寡言，不過能力很強，是學生會的元老級成員了。」

「我好像以前在哪裡見過他……」沈晴弘皺了皺眉，心中突然有股熟悉的感覺。

杜遙輕咳了一聲，怕他想起劉景曾經控制過他的事，趕緊轉移他的注意力，「小弘，今天沒什麼事，你可以早些回去。」

「哎？」沈晴弘一愣，下意識去看周利信，「可以嗎？」

「當然，」周利信抬起頭微笑著回答，「雖然作為雜工你的貢獻少了點，不過偶爾還是應該給你點時間放鬆一下。」

沈晴弘嘴角抽了兩下，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只是個雜工。」

「不必放在心上，比起有些人，你對學生會的貢獻已經算不少了。」

「有些人？」祁紹笑著插口問，「應該不是我吧？」

周利信看了他一眼，但笑不語。

祁紹也笑了，自己這算是對號入座了。

沈晴弘心裡盤算，這幾天他上課老打瞌睡，今天學生會沒事的話他就可以早點兒去校長室，如果那萬惡的商節風沒太多事指使他，晚上就可以早點睡了。

這日子簡直比他以前讀書考試的時候還辛苦，想想都覺得辛酸。

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大家拜拜。」說完背包背著準備閃人。

結果他還沒走到門口，門突然開了，張道陵風風火火地進來，還夾帶著一股熱風。

「我來了！大夥兒聊什麼呢？」他身上穿著運動服，一身的汗，手裡拿著一瓶快要見底的水，顯然是剛做完激烈運動回來。

「你怎麼這麼狼狽？」祁紹問。

「累死我了！」張道陵仰頭乾了瓶子裡最後一點水，一屁股坐到沙發上。「今天籃球校際比賽，校隊中有人受傷不能出場，他們隊長就找我代打，費用五百塊。」說著他伸手拍了拍口袋，一臉的心滿意足。

「你這是接外快啊。」祁紹笑了。

「我也沒辦法啊，最近用得著我本領的地方越來越少，」張道陵嘆氣，「現在的人都不封建迷信了嗎？」

「你也說是封建迷信了……」

沈晴弘心想別人就算了，你們是最沒資格說人封建迷信好嗎……

張道陵很快充飽電，拉著沈晴弘不讓走，非要給他看手相，說他比起男人更適合當女人，然後又拉著祁紹和杜遙一起玩，本來打算「染指」周利信，氣氛正熱烈的時候，突然有人敲門。

像說好似的，一瞬間所有人停了下來，房間裡陡然安靜，沈晴弘愣了一下，反應過來之後起身去開門。

門一開，外面站著一個女生，長得眉清目秀的，看著沈晴弘羞怯一笑，「你好，請問是學園偵探社嗎？」

沈晴弘愣了好幾秒才反應過來，不說他幾乎都忘了學生會還是個偵探社了，話說這偵探社真的不是當初他們為了騙他進學生會才編的謊言嗎？

「是的……」沈晴弘點了一下頭，還沒來得及再說什麼，身後傳來興奮的聲音。

「有客人啦？」張道陵活像幾年沒見過活人一樣，搓著手跟古代青樓裡的老鴇一樣上前把人迎了進來，「快！快進來坐！」

那女生倒也不扭捏，朝眾人點頭微微一笑。

「快請坐，別客氣。」張道陵將人引到沙發前坐下，態度特別熱絡。

沈晴弘忍不住小聲嘀咕了一句，「你這麼興奮幹什麼？」

張道陵低聲回他，「我閒了一個星期了，好不容易能有點事做。」

他們現在最應該做的難道不是學習嗎？沈晴弘心想，不過張道陵畢業後大概就會去做道士，學不學習好像也無所謂了。

「你運氣真好，今天大家都在，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儘管說。」張道陵坐到那女生對面，也就是祁紹旁邊。

「首先，我想知道同學的名字是？」祁紹不改花花公子本色，笑得溫柔。

杜遙已經一聲不響地將茶泡好，透明的玻璃杯裡漂著幾朵深粉色的玫瑰，輕輕放到了她面前。

那女生看了看他們，稍微有些羞澀地低頭一笑，「我叫趙思鈴，高中部一年級。」

「那麼，思鈴，」祁紹揚起嘴角，問：「有什麼可以幫妳的？」

趙思鈴沉默了幾秒才開口，放在膝蓋上的雙手十指輕輕絞在一起。「我想請各位幫我一個忙，回老家把我媽媽留給我的護身符拿回來。」

祁紹微微皺眉，「護身符？」

「是一面鏡子。」趙思鈴繼續解釋，「我自小體弱多病，那面鏡子對我來說像是護身符一樣的存在，是我媽媽在我小時候千辛萬苦求回來的，也是她去世之後留給我唯一的東西，我本來以為出來的時候帶在身邊了，沒想到……」

「為什麼妳自己不回去拿？」張道陵問，「或者請人寄過來不就行了。」

趙思鈴緩緩垂下眼，「我這段時間身體一直不好……」

她的臉色的確是異常蒼白，那是一種顯而易見的不健康的臉色。

「我家離得太遠，醫生不允許我回去，郵寄的話如果一不小心把鏡子弄壞就糟了，」她抬頭看著眾人，「我短時間內沒辦法回家，所以想請學生會的各位幫我把鏡子拿回來，它對我真的非常重要。」

幾個人相互看了看，商量著這事最適合誰去，他們幾個像剛才的周利信和劉景一樣，不用開口就能交流，只有沈晴弘不行，最後視線全集中到沈晴弘身上……他突然有點後悔剛才沒走人了。

結果連趙思鈴都回頭看他了，眼神裡滿是渴求。

「呃……」沈晴弘瞬間有種騎虎難下的感覺，但又心想反正也不是什麼難事，再加上趙思鈴的模樣實在太可憐，於是點了點頭，「好，我去。」

趙思鈴面露欣喜，站起來一連道了好幾聲謝，然後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，打開之後放到了桌上，那是張看上去有些老舊泛黃的紙，上面畫著一幅簡單的地圖。

「這是地圖和地址，我住的地方有些偏遠，但是風景很不錯，大家可以順便遊覽一下。」

「嗯，」祁紹上身稍稍向前，看著地圖上簡單標示的路線，捏著下巴說：「看樣子是不錯呢……」

趙思鈴沒說話，看著眾人，片刻之後突然深深一鞠躬。

「謝謝你們。」她說得異常鄭重，「如果可以，我真的很想自己回去，但是……」她停了一下，似乎有點激動，但最後只是又說了一遍，「謝謝你們。」

趙思鈴走後，張道陵和沈晴弘湊在一起研究地圖。

祁紹回過頭看著辦公桌後的周利信，笑著問：「她是不是沒發現你的存在啊？」

從頭到尾一直沒出聲的周利信微微一笑，「我的確是不怎麼引人注意的類型。」

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杜遙問。

周利信笑了笑，「你們不是已經決定好了嗎？」說著看向頭湊在一起研究地圖的兩人。

沈晴弘和張道陵對眼前簡單的地圖很感興趣，尤其是張道陵，不停嚷嚷著這怎麼看都像藏寶圖，說不定有寶藏之類的。

「喂，」祁紹手一伸抽走了地圖，夾在兩指之間揮了揮，「既然答應了，你們兩個準備什麼時候出發？」

張道陵態度一變，立刻撇清關係，「我可沒答應啊，是小弘一個人答應的。」

「啊？！」沈晴弘傻了。

「對哦，」祁紹笑了笑，伸手揉了揉沈晴弘的頭，「沒想到小弘你這麼樂於助人。」

「什、什麼意思？」沈晴弘有不好的預感。

「意思就是誰答應的誰去。」

「可我是替學生會答應的啊！」沈晴弘那叫一個委屈，他以為偵探社是有求必應的，結果根本是看人下筷的。

「又沒人想去，誰讓你答應的？」張道陵一屁股坐到沙發上，一副骨頭散了架的樣子，「我最不愛出遠門了。」說是這麼說，還是從祁紹手裡搶回那張地圖研究著。

「再說我們也不是什麼忙都幫的，我們是偵探社，拿東西這件小事就不用勞師動眾，我可是很忙的。」祁紹蹢起二郎腿，風騷地撩了一下頭髮。

沈晴弘拿他們兩個沒辦法，想向杜遙求救，結果他卻低著頭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。

一股被孤立的感覺油然而生，沈晴弘最後可憐兮兮的望向周利信，想請會長大人做主。

「我是學生會長，不會要我去吧？」周利信往椅背一靠，伸手推了推眼鏡，「要我去也可以，只要有人能代替我處理這些工作就行。」說著拍了拍桌上厚厚一疊文件。

的確，打誰的主意也不能打周利信的。

就在沈晴弘以為這次只能靠自己的時候，一直沉默的杜遙突然說話了，「這次我們一起去吧。」

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似乎沒想到杜遙會這麼提議。

「就當員工旅行，怎麼樣？」杜遙微笑著問。

「對啊！」沈晴弘反應過來，急忙附和，「大家一起去不是很好，人家委託的是偵探社，我一個人也代表不了偵探社去完成這個新接的任務，而且聽說風景很好，大家一起去就當旅遊嘛。」

說實話，沈晴弘本身是很想去的，來鳳凰學園這麼久，又在學生會當了這麼長時間的雜工，平時很少有機會離開學校去外面逛逛，雖然他也是無處可去……

祁紹和張道陵相互看了一眼，然後祁紹轉而去看杜遙，只見他依舊淡淡微笑著。

「聽起來是個不錯的主意。」這時周利信笑著說，「我也很想給你們一點福利，不過還是那個問題：你們都走了學生會的工作怎麼辦？」

「學生會又不是只有我們幾個，」祁紹指了指門口方向，「剛才走的那位難道不是學生會的？」

「他是特別的。」周利信揚起嘴角，「他雖然是學生會的成員，但有另外的工作，還有他也不是偵探社的成員。」

「那偵探社成員是……」

「哦，是他們覺得好玩成立的。」周利信指了指祁紹和張道陵。

沈晴弘好想翻白眼，這兩個創社元老還在那邊嫌麻煩！

「好啦，剛才是逗你玩的，我會去，」張道陵終於開口，放下了手裡的地圖，「反正最近我也挺閒的，既然算員工旅行就大家一起去唄。」

沈晴弘一下子感覺到了希望，連忙點頭，「是啊是啊，大家一起旅行多好！」

祁紹又看了杜遙一眼，問：「那意思是只有我們四個去了？」

「我可以批旅行經費給你們。」周利信總是體貼的很及時。

「謝謝會長！」沈晴弘差點給他敬個禮，不過最應該感謝的絕對是杜遙，不然這次他就得被趕鴨子上架了。

「對了，要不要問問校長他去不去？」周利信又說，笑了笑，「最近他不是一直嚷嚷著要度假嗎？」

「他算了吧！」沈晴弘一臉憤慨，那個成天不正經工作，只會在校醫室插科打諢和在校長室指使他幹活的男人，有什麼臉休假啊！

「他日理萬機忙得很，我們就別打攬他了！」

都知道沈晴弘被商節風逗弄到怕了，幾個人笑了出來，周利信拍板，「那就不問了。」反正他要去是怎麼都攔不住的。

最後，沈晴弘、張道陵、杜遙以及祁紹四人組成了一支臨時隊伍，開始執行久違的偵探社任務。

出發時間定在一個星期後，因為到時正好是學期測驗結束之後學校會放一個短假，能空出時間來。

這麼一折騰，從學生會出來的時候天都黑了。

得知商節風外出，意外獲得自由一晚的沈晴弘和張道陵一起往宿舍區走，張道陵邊走邊長長伸了個懶腰，還打了個哈欠，一副很累的樣子，和剛才在學生會裡精神抖擻的樣子完全不同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張道陵揉了揉肩膀，說：「最近一段時間睡得不太安穩，老是作夢……」說到夢，他皺了一下眉。

沈晴弘覺得有點稀奇，笑著問：「你沒給自己解夢？」

張道陵嗤了一聲，「我給別人解夢有錢賺，給自己解又沒錢賺，我從來不幹沒錢賺的事。」

「鐵公雞！」

「我只是比較愛錢而已。」

沈晴弘的宿舍比張道陵近一點，兩人分開後，張道陵一個人繼續往自己的宿舍樓走。

雖然平時不能出學校，但是鳳凰學園的「夜生活」選擇還是挺豐富的，除了去圖書館、自習教室念書之外，還有體育館、小型電影院、花園等地方可以讓大家放鬆身心，所以晚上在外面到處亂晃的學生並不算多。

走沒幾步，張道陵突然停了下來，他抬起頭看著空中，幾秒之後，半空中幾道光束緩緩匯集在一起，變成狐狸的形狀「游」到了他身邊，彷彿撒嬌般趴在他肩上，還發出一種在旁人聽起來異常詭異的叫聲……當然，除了張道陵之外是沒人聽得到的。

「你怎麼還是那麼怕他啊？」他笑著摸了摸狐狸的頭，又皺了皺眉，「我其實挺想養他的……可惜讓校長搶先一步，嘖！」露出一臉惋惜的樣子。

帶著肩上的狐狸往前走，張道陵邊走邊摸著狐狸的腦袋，不經意間抬頭看了一眼，又停了下來。

漆黑夜空中滿天星斗閃爍，鳳凰學園位於山間，夜空比在城市裡要明朗許多。張道陵皺了皺眉，肩上的狐狸低低嗚咽一聲，拿鼻子在他臉上蹭了蹭。

低下頭，張道陵輕輕拍了兩下牠的腦袋，不緊不慢地離開了。

沈晴弘對這次出遊很是期待，一想到受商節風這麼長時間的折磨，終於有機會出去透透氣，他整個人都振奮起來，連帶著上課也有精神了，一連幾天都沒打瞌睡異常認真地聽講，嚇得前面的四眼仔以為他生病了。

努力的成果就是測驗的成績很不錯，比他平時考的都要好。

至於其他人，杜遜就不用說了，時常名列榜首；祁紹雖然平時很少去上課，有空的時候也是去游泳館訓練，但成績卻也好得讓人嫉妒；而張道陵的成績也是出乎沈晴弘意料之外的好，看他平時吊兒郎當的樣子，還真是人不可貌相。

輕鬆通過了考試這一關，出發前的晚上，學園已經放假，留校的學生很少，整個學校裡除了保安和幾個值班老師外沒剩幾個人。

沈晴弘早早躺在床上，興奮得好像小學時去郊遊的前一個晚上，抱著被子翻來覆去睡不著，而且也不知想到了什麼，時不時傻笑。

「你在興奮什麼？」祁紹從浴室出來，裸著上身，穿了條七分長的運動褲，脖子上掛著毛巾，正在擦頭髮。

沈晴弘翻過身看了他一眼，猶豫了一會兒，說：「我想起小時候去郊遊，在車上一直是和欣美坐在一起，班上想跟她坐一起的男孩子很多，但她只跟我坐……」他停了下來，想到那個總是和他在一起的女孩已經不見了。

祁紹也想起那個叫原欣美的女生，垂下眼沒說話。

沈晴弘長長嘆了口氣，鬆開被子大字型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，「人生真是奇妙，不久之前我還是個父母雙亡，和爺爺相依為命的單純學生，現在一切都不一樣了……」

「你還是不能接受？」祁紹坐到自己床上問。

「也不是不能接受，」沈晴弘抿了抿嘴，「反正接不接受都已經發生了，我現在是走一步算一步，車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橋頭自然直。」

祁紹笑了笑，「謠語說得這麼溜，看來最近上課很認真啊。」

「那是，不然能考出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嗎？」沈晴弘拍了拍胸口，頗為得意，畢竟他進鳳凰學園真的算是「黑箱操作」了，考出個好成績也算是讓他有信心繼續在這裡待下去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四個人在學校門口集合，周利信體貼依舊，特意開車送他們去火車站，連火車票也替他們買好了。

「你準備得這麼周到，不如一起去吧？」坐在副駕駛座的祁紹邀約道。

周利信笑了笑，說：「我只是開車送你們，至於火車票是校長買的。」

「咳……」後座正在喝牛奶的沈晴弘一口奶差點噴出來，有幾滴還濺到了張道陵身上。

「他還讓我替他祝你們旅途愉快。」

沈晴弘抹了抹嘴角，心想這才剛出門他的心情就已經被破壞了。虧得他昨天晚上去校長室打雜當寵物的時候還特意隱瞞了這件事……不過再一想，就算這會不知道，學生會一下走了四個人商節風也肯定會察覺的，要瞞也瞞不住。

將他們送到火車站，周利信囑咐幾句就回去了。

祁紹、杜遙、沈晴弘和張道陵都算輕裝上陣，祁紹和杜遙各背了個雙肩包，祁紹還拎著一個行李袋，沈晴弘則背了個挺大的牛仔包，裡面裝的大多是吃的。

張道陵是四個人裡東西最少的，只背了個牛仔布的斜背包，比他平時去做法事時帶的包大不了多少。

「你都帶了什麼啊？」沈晴弘問，「別說連內褲也沒帶，到時候晚上洗了晾著光屁股睡覺啊。」

「東西不在多，必要就行。」張道陵拍了拍身上的包，「而且就算我光屁股睡也不礙著誰吧？除非你要掀我被子偷看。」

「誰要看你！」沈晴弘憤憤地說。

杜遙微微一笑，拍了拍張道陵的肩，對其他人道：「我們走吧，今天只有這一列火車去那裡，錯過了就沒車了。」

在候車大廳裡等了一會兒，剪票時間到了，四個人順利上了車，找到自己的鋪位，正好是在同一間裡。

分配下來，杜遙和沈晴弘睡下鋪，祁紹和張道陵睡上鋪。

漫長的旅途剛剛開始，第一次和這麼多人一起出門沈晴弘很興奮，張道陵雖然一開始說不願意，但看得出心情也很不錯，兩人趴在窗口看風景看得不亦樂乎，而祁紹和杜遙則像是一對帶著孩子出遊的家長，在旁守候著。

之後張道陵像是早有準備，從包裡摸出一副牌，拉著三個人一起玩，一開始只是單純的輸贏，後來祁紹提議玩點有意思的，誰輸了就要滿足贏的人的要求，比如親一下什麼的，說話的時候直勾勾地看著杜遙，張道陵和沈晴弘在心裡罵他流氓，杜遙則坦笑不語。

最後，杜遙贏最多，祁紹親了張道陵和沈晴弘各好幾口……

很快一天就要過去了，火車已經開了近十個小時，車廂裡乘客本來就不多，此時更是異常安靜，伴隨著火車的轟鳴聲，大多數人已經入睡。

杜遙躺在床上閉著眼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上鋪伸下來一隻手臂，像柳條一樣搖擺著。

半晌之後，杜遙睜開眼，看著那隻不安分的手臂，暗自嘆了口氣，抬起手輕輕拍了一下，那隻手臂心滿意足地收了回去，他眨了眨眼，微微揚起嘴角無聲一笑，重新閉上眼……

第二章 好山好水好偏僻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沈晴弘睡得迷迷糊糊時被推了幾下，睜眼一看，張道陵正蹲在他床邊瞪大眼睛看著他，見他醒了，食指指了指窗外。

「到了。」

愣了幾秒，沈晴弘才反應過來，急忙兩手撐起上身往窗外看一綿延的山峰一片碧綠，太陽正從山那頭緩緩升起，第一道陽光很快將周圍的一切照亮。

這時祁紹和杜遙一前一後從外面進來，手裡拿著牙刷和毛巾，看到沈晴弘醒了，祁紹說：「馬上要到了，小弘你先去洗個臉吧。」

「哦！」沈晴弘急忙跳下床，拿著洗漱用品匆匆出去了。

「昨天晚上他好像很晚才睡著。」杜遙微笑著說。

「小孩子嘛，出來玩當然開心。」祁紹把手裡的東西放回行李袋裡，收拾好了準備下車。「倒是你……」他看了一眼張道陵，「這次好像興致不高啊？」

張道陵正趴在邊上看風景，回過頭看著他，笑著問：「你怎麼看出來的？」

祁紹沒說話，伸手接過了杜遙遞過來的毛巾，整齊地折好塞進袋子裡，再放到背包裡。

杜遙走到張道陵身後，伸手輕輕拍了拍他的肩。

張道陵摸了摸腦袋說：「我沒事，就是不好意思告訴你們我其實暈車……」

十分鐘之後，火車緩緩降下了速度，駛進了一個月台。

四個人拿著行李往出口走，火車上其他乘客似乎都對他們此時下車有些好奇，紛紛側目打量，小聲議論著。

除了心情興奮的沈晴弘之外，另外三個人察覺到了，但都沒表現出在意的模樣。

火車完全停下來之後，沒有任何報站廣播，列車長已經等在門前，替他們打開車門，沈晴弘首先下車，張道陵緊隨其後，然後是杜遙，祁紹最後一個從車上下來，轉過身向列車長說了聲謝謝。

列車長是個小夥子，有些奇怪地看了看他們，最後還是問了一句，「你們真的要在這裡下車？」

沈晴弘覺得很奇怪，「是啊，怎麼了？這難道不是車站嗎？」

「是車站沒錯……」列車長有點為難地看著他們，猶豫了一下之後說：「只是這個站廢棄好多年了，本來是不停的，不過這次司機員交代過，特意為你們停兩分鐘。」

這的確是挺出乎人意料的，四個人相互看了看，不知道說什麼好。

列車長最後深深看了他們一眼，將車門關上。

很快，火車重新發動，一點一點地加快速度駛離了月台，將四個人留在原地。

眼前這火車站，說是車站其實只是一個很小的月台，只有一面灰色的磚牆，還塌了三分之一，牆面斑駁，露出裡面紅色的磚塊，牆上地上長滿了野草，僅剩一排生鏽的椅子靠在牆邊，還能讓人依稀感覺出這是個車站。

沈晴弘一下車就被眼前的情況嚇著了，他們這不像是下車，反而像是被扔在了荒山野嶺裡。

「這車站有多少年沒用過了？」

「我看怎麼也得十五年。」張道陵回答，十五年還是保守估計。

祁紹和杜遙四下看了看，也覺得這一切著實奇怪了點。

「列車長說這車站廢棄很久了，那趙思鈴怎麼回家的？」沈晴弘想不通這一點，「或者說她怎麼從家裡去學校的？」

「你不覺得我們現在不應該思考她是怎麼去的，而是我們要怎麼回去嗎？」張道陵說著走過去踢了踢椅子，「吱嘎」一聲，椅子晃了兩下。

沈晴弘也認同這是眼下最棘手的問題。

「既來之則安之。」祁紹說了一句，「我看了一下趙思鈴給我們的地圖，然後又對照了一下買的地圖，有一部分是一樣的。」他指了指前面，「再往前走幾公里就有一個小鎮，我們先去鎮上看看情況吧。」

四個人在祁紹的帶領下繼續前行，背著包上山下坡的，倒真有點徒步旅行的感覺。

祁紹和杜遙並肩走在前面，沈晴弘和張道陵跟在他們後面四處看，興奮不已，彷彿路邊的一草一木都是第一次見的。

剛才在火車上時張道陵說暈車，這時他已經完全恢復過來，和沈晴弘兩個人邊走邊玩，甚至中途還爬上樹摘了幾個野果，並且信誓旦旦地向他們保證可以吃。

果子能不能吃先不說，另外三個人覺得看他像猴子一樣爬樹已經很有意思了。

就這樣走走停停一個多小時，上了一個山坡之後，終於看到了前方的小鎮。小鎮不大，一眼就能看到盡頭，被青山綠水環繞著，清晨山中的霧氣還未散去，籠罩在霧中的小鎮宛若少女般欲語還羞，它有一個動聽的名字—沛城。

四個人加快腳步，很快便來到了鎮上。

小鎮不大，但處處都顯得精緻，乾淨整潔的馬路剛灑過水，路邊花壇裡的紅色山茶花沾著露水含苞待放，連空氣裡都透著一股清新香甜氣息。

一陣自行車鈴聲由遠而近，祁紹伸手把杜遙朝自己這邊拉了一下，自行車從他們面前疾馳而去，騎車的人回頭朝他們笑了笑。

「謝謝。」杜遙低聲說了一句。

祁紹揚起嘴角，看著他沒說話。

「這地方不錯啊，」沈晴弘說，「果然風景很好適合旅遊。」

「看起來是不錯，」張道陵點點頭，「可趙思鈴家不是在這裡吧？」

「她家不在鎮上，而且好像離這裡有點距離。」祁紹回答。

現在時間也還早，大街上沒多少人，杜遙問他們要不要先找個地方吃飯，三個人表示同意。

小鎮平時很少有外人來，以至於他們四個走在馬路上格外顯眼，引來不少目光，祁紹倒是很自然，和誰的目光撞上就露出燦爛的笑容。

四個人走了好一會兒都沒發現賣早點的地方，好不容易發現一間剛開門的便利商店，裡面有不少吃的，包子饅頭什麼的都是熱呼呼的。

幾個人各自選好了食物，祁紹付了錢，大家一起坐在便利商店門口的長椅上吃了起來。

張道陵先吃完，拿出趙思鈴給他們的地圖，看不太明白，再一抬頭，發現不遠處有位老爺爺正朝他們走近，便起身先一步過去，拿著地圖向老爺爺問路。

老爺爺看了看地圖，皺了一下眉，再抬頭看著他們，問：「你們要去趙家？」

張道陵點點頭，「是。」

老爺爺笑了一聲，告訴他們趙家是當地的大戶人家，後代還住在祖上留下的老宅裡，祠堂也在那裡，鎮上的趙家人每年都會回去祭祀。

「從鎮上過去要走至少半天，而且現在季節不對，山上草木茂盛，路不容易走。」

「不容易，」張道陵回頭看了一眼其他人，「也就是說並不是去不到了？」

老爺爺猶豫了一下，點點頭，「非要去的話也行。」他指著地圖，「沿著這條路一直往南走，過一條河就到了。河倒是不算深，只是現在這個季節河水有些急，不知道你們水性怎麼樣？」

「那不是問題，我們有辦法。」張道陵笑了笑，看了杜遙一眼。

杜遙但笑不語。

將地圖還給他們，老爺爺又打量了一下眼前四個年輕人，問：「我多問一句，你們幾個去趙家做什麼？」

祁紹回答，「朋友邀請我們來玩的。」

「朋友啊……」老爺爺低喃。

這時沈晴弘問：「大爺，我們下車的時候，列車長說這個鎮上的火車站已經廢棄了，為什麼啊？」

老爺爺笑了笑，說：「是，那個車站太小太舊，想重修地方也不夠，所以不用了。新車站離這裡將近三十公里，和另一個鎮共用。」

沈晴弘這才鬆了口氣，還好有這個解釋，不然他真要以為他們到了什麼荒山野嶺、杳無人煙的地方。

老爺爺走了之後，沈晴弘想了想，又問其他人，「那我們的車票是怎麼回事？會長說票是校長買的，他是不是故意讓火車停在那裡嚇唬我們？」

祁紹笑了，「說不定，他就是這麼無聊的人。」

「我們走吧。」張道陵說，「走快一點說不定中午就能到，不然搞不好晚上要在山裡過夜了。」

「在山裡過夜也挺有意思……」沈晴弘嘀咕了一句。

「鳳凰學園就是在山上，你還沒住夠？」

「那不一樣。」

張道陵和沈晴弘邊走邊說，祁紹笑了笑，剛要跟上去，一回頭發現杜遙正在往後看。「怎麼了？」

杜遙收回目光，搖了搖頭，「沒什麼。」

祁紹微微一笑，低聲說：「走吧。」

兩人跟上了前面的張道陵和沈晴弘，四個人一起朝目標方向出發了。

這時候太陽已經高掛天空，霧氣散去，像揭開了少女的面紗，也宣告著學生會這次的員工旅行正式開始……

和剛才到沛城的時候相比，現在幾乎算是跋山涉水了，去趙家的路果然如那個老爺爺所說，非常不好走。開始是還好，風景不錯，山間小路也不難走，看得出是被人精心打理過的，很有踏青的感覺，沈晴弘和張道陵都來了玩興，像是被關久了的猴子突然放回山裡一樣，雀躍得幾乎是哼著歌前進的。

可越走越深山，漸漸的周圍就有些荒涼了，草越來越長，樹越來越高，最後連路也沒有了，只能從雜草中穿過去，高到膝蓋的野草上全是露水，沒一會兒便浸濕了四個人的褲腿。

兩個多小時過去了，他們已經進到很深的山裡，四周除了他們走路的聲音之外再聽不到其他聲響，只有偶爾幾聲不知名的鳥獸叫聲格外清晰。

「我們真的沒走錯路嗎？」沈晴弘忍不住問，山裡明明溫度變低，但他熱得汗都要滴下來了。

「絕對沒錯。」張道陵回答，「那老人家說的就是這麼走的，認路我在行，跟著我準沒錯。」

「哦……」沈晴弘抹了抹額頭上的汗珠，覺得比起旅行更像是來野外求生訓練。

突然，杜遜腳下不知道踩到了什麼滑了一下，他整個人往後一倒，千鈞一髮之際祁紹伸手扶住他的腰，把他攬到了懷裡。

「小心點。」祁紹看著他笑著提醒。

杜遜看了祁紹幾秒，重新站穩，低下頭說了聲謝謝。

祁紹看著他長長的睫毛，「你……」

「你們幹什麼呢？快點啊！」前方張道陵喊了一聲，驚起無數飛鳥從樹上拍著翅膀飛走了。

杜遜轉身，「走吧。」

祁紹看著他的背影嘆了口氣，無奈的跟了上去。

又走了半個小時，周圍濕氣越來越重，腳下一片泥濘，像踩在沼澤裡一樣，但又不敢停下，怕一停下腳就拔不出來了。

「他們不是每年都會上山來祭祀嗎，就不能把路好好修一修？」祁紹終於忍不住抱怨。

「大概是想保持淳樸民風吧。」張道陵在前面開道，伸手撥開了一排近一人高的乾草，前面是一條羊腸小道，蜿蜒曲折一直延伸向前—

「到了！」他興奮地叫了一聲，「是河！」

果然，小路的盡頭是一條河，看上去大概五、六公尺寬，河水略微有些混濁，也的確像老爺爺說的有些急。

不過對他們來說，過一條河真的沒有什麼難度。

身為四個人中唯一一個「人類」，張道陵連助跑都沒有，直接原地縱身一躍，眨眼就到了河對岸，看得沈晴弘一愣一愣的。

過了河之後，前面的路比剛才要好走不少，雖然算不上什麼平坦大道，但至少有下腳的地方，沒過多久，前方視野漸漸開闊起來，祁紹微微一挑眉，帶著些許笑意地說：「應該到了。」

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藏於深山中的村落，灰色的瓦房高高低低，最顯眼的是位於正中的一間三進大院，幾乎佔了整個村子的三分之一，頗有氣勢。

遠處山上一條清泉傾瀉而下，引了一條河從村子中間流過，村子周圍是大片的桃花林，正是開得最艷的時候，一眼望去一片粉白，一陣輕風帶

動枝頭搖擺，大片花瓣如春雨般落下，有幾瓣飄到他們面前，落到杜遙頭上，他伸手要去撥，卻被祁紹搶先了一步。

祁紹指尖夾著一片粉色花瓣，遞到杜遙面前，杜遙看了一眼，垂下眼沒說話。

「好漂亮……」沈晴弘感嘆，沒想到竟然有這麼好看的地方，真的像是仙境一般。

「是啊，沒想到能看到這麼漂亮的景色。」祁紹點點頭，看了一眼杜遙，問：「你覺得呢？」

杜遙微微一笑，「很漂亮。」

「是啊，」祁紹揚起嘴角，看著他說：「特別好看。」

幾個人為眼前美景感嘆的時候，張道陵卻好半晌沒有說話，他一動不動地看著眼前的村子，大片粉白的桃花林在風中宛如潮水一般湧動……

「小陵？」察覺到他的異樣，杜遙叫了他一聲。

張道陵這才回過神，抬頭看杜遙。

「怎麼了？」杜遙語氣裡有一絲擔憂，事實上離開鳳凰學園之後，張道陵給他的感覺就一直有點不對勁。

張道陵搖了搖頭，笑著說：「沒事，我還以為要再走一段路，沒想到這麼快就到了，我們過去吧。」

「等我拍張照！」沈晴弘急忙掏出手機，找好了角度一連拍了幾張，每張都很滿意。不過，拍完要收手機的時候，他才發現這裡一點訊號也沒有。

地處偏遠又在深山之中，沒有訊號也算正常，幾個人都沒放在心上，找到通往村子的路，既興奮又有點期待地過去了。

他們到的這會已經將近晌午，雖然是大白天，但村子裡卻異常安靜，幾乎家家關門閉戶，四個人進了村子之後，沿著青石板鋪成的路一路走來，幾乎沒見到人，唯一看到的幾個老人原本坐在石階上聊天，看到他們之後急忙起身回了屋裡，連門也一併關上了。

沈晴弘覺得奇怪，「我們有這麼嚇人嗎？」

「大概是我們太面生了吧。」杜遙說，「這裡應該很少有陌生人來。」

「那是肯定的，這麼難找。」張道陵四下打量著，「又是上山又是過河的，沛城的人都不怎麼來了，一年怕也就熱鬧一次。」

「趙思鈴能從這樣的地方考到鳳凰學園還真不容易。」沈晴弘感嘆。

「所以，我們現在首要是找到趙思鈴同學的家。」祁紹說，他們原以為可以按照門牌來找，左右張望之後才發現這裡根本沒有門牌。

「找不到人問路的話，我們就只能一家一家地敲門了。」

這聽上去實在不是個好辦法，於是幾個人決定先隨便找一家打聽一下。

前面不遠的地方就有一戶人家，大門緊閉，高大圍牆裡探出幾株桃枝，上面落了點點的粉色，就是剛才在高處看到的那間三進的大院。

「去那裡問問吧。」沈晴弘指了指那間大院。

幾個人過去，一起上了台階來到門前，門上兩個門環，沈晴弘抓著一個用力叩了幾下，等了一會兒不見裡面上有動靜。

剛想再敲兩下，門突然從裡面開了，事先沒聽到任何回應或者是腳步聲之類的，嚇了沈晴弘一跳。

門裡探出半張臉，是個滿頭白髮的老人，面色蠟黃不說，臉上幾乎沒什麼肉，彷彿只剩一層皮覆蓋在骨頭上，讓沈晴弘又後退了一步。

那老人看了看他們，大概是對這個時間有人上門感覺很奇怪，幾秒之後，他聲音沙啞地問：「幾位有什麼事？」

祁紹主動上前，「您好，我們要找一戶姓趙的人家。」

老人伸出枯枝一般的手扶在門框上，說：「這裡就是了。」

「那太好了，」祁紹笑著說，「是趙思鈴讓我們來的。」

聽到「趙思鈴」這名字老人皺了一下眉，又挨個打量了他們幾眼，最後低聲道：「幾位請稍等。」說完「吱嘎」一聲關上了門。

門外幾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知道除了等之外沒其他的辦法了。

幸好並沒有等多久，五分鐘左右，門又開了，還是剛才的老人，「幾位請進。」

張道陵打頭陣，四個人依次進了大院裡。

身後，老人雙手推著門板重新將大門合上，「吱嘎」一聲，讓人莫名其妙打了個冷顫。

這院子果真如他們所見到的非常大，老人雖然瘦弱步伐卻頗為矯健，四個人跟在他身後一路前行，經過一個天井，頂上四四方方的一塊，一抬頭便能看見碧藍的天。

沈晴弘抬頭看了一眼，不一會兒便覺得有點頭暈，急忙低下頭，看到其他人已經走到前面了，趕緊加快腳步趕了上去。

穿過天井，後面還是一處大院，屋子更大，院子也更寬敞，種滿了各種花草樹木，正中央一棵巨大的月桂樹，枝繁葉茂但並未開花，和外頭那些盛開的桃花比起來，顯得有些落寞。

老人轉身說了聲，「幾位稍等。」然後自己走了。

站在院子裡，四個人各自四下打量著，這大院雖然有些老舊，但一看就是舊時大戶人家的宅子。

「這就是趙思鈴同學的家啊，」沈晴弘感嘆了一句，「這麼看來她還是個大小姐了。」

話音剛落，從屋裡走出來一個人，沈晴弘回頭一看，驚訝地張大眼，「趙思鈴？」

張道陵微微皺眉，「不是。」

的確，女人乍看之下幾乎和趙思鈴長得一模一樣，唯一不同的應該就是年紀，她看上去比趙思鈴大了幾歲，眉宇之間多了幾分成熟沉穩，更顯婉約，穿著一襲長裙，上身是高領長袖針織衫，襯托著她玲瓏的身材，雖然在這樣的天氣裡似乎有些太熱，不過老宅裡涼氣重，倒也不是不可。

「幾位遠道而來，辛苦了。」女人對他們微微一頷首，「我是趙鈴月。」

祁紹問：「那趙思鈴是？」

「她是我妹妹。」趙鈴月微微一笑，「你們是她的同學吧？」

「是。」祁紹點頭，「她託我們過來替她辦件事。」

趙鈴月看了看祁紹，又看了一眼他旁邊的杜遜，目光在四人臉上輪流掃了一遍，最後微笑著說：「不急，遠道而來就先喝口茶休息一下吧。」